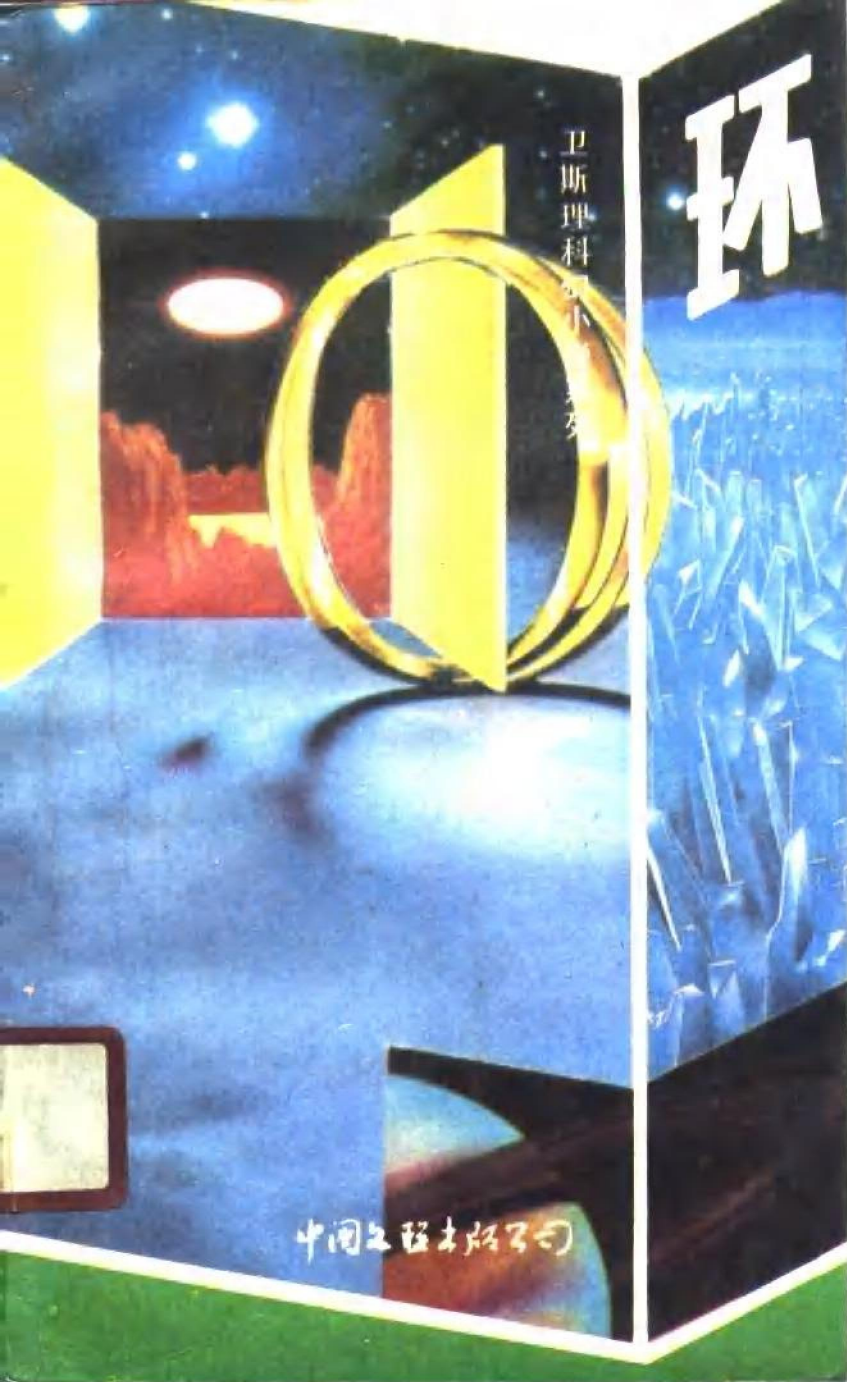


环

卫斯理科幻小说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环

卫斯理 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153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690册

•
ISBN 7-5059-0316-0/I·193 定价：2.30元

目 录

环 1

石 林137

环

“环”这个字，最原始的意义，是璧的一种，而璧，是一种圆形的玉器，成圆形的玉器叫环，这样的解释，大抵是没有问题的了。

渐渐地，字义扩展，不一定是玉，别的东西，成圆形的，也可以叫环，更渐渐的，环这个字，本身已经独立，成为一种独特形状的形容词了。

人类所能看得到的最大的环是甚么环呢？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，答案也很特别——土星环。土星环，就是环绕土星的那一个神秘的圆环，对于这个圆环，天文学家到现在还没有定论，有的以为这个大圆环——它的直径是十七万三千哩——是光线在许多微粒上的反映，有的天文学家，则认为这个环，是受土星吸力影响而环绕土星运行的流星群。

总之，这个大环，究竟是甚么玩意儿，没有人知道，其他的星球，也没有这样的环，土星环是独特的、奇妙的、唯一的天体现象。

从高处望下来，被五颜六色的霓虹灯，照映得呈现一种迷幻色彩的街道上，满是人头。

如果不是从高望下来，真难想象人头和人头之间的距离竟是如此之近——几乎象是没有距离，而只是一颗一颗地挨挤着。

那地方，恰好是一个行人回旋处，所有的人，都向同一个方向行进着，而人头也排列成环形，以致自高处望下去，象是有一个圆环在向一个固定的方向，转动着，缓慢地转动着。

我之所以能在高处看到这种情形，是因为我坐在一间饭店的靠窗位置上，而那家饭店，设在一幢大厦的顶楼，有二十多层高。

音乐很悠扬，一个黑人在起劲地唱着，而我要等的人却还没有来。

我多少有点不耐烦了，这是不是一个无聊的玩笑呢？

我是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，才到这家饭店来的，那个电话的确够神秘，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请我到这家饭店来，说是有一件十分重大的事要和我商量，当我问她是甚么人时，电话已挂断了。

我考虑了半小时，决定前来赴约，因为我对一切古怪的事，都有兴趣。

而当我一走进这家饭店时，侍者便向前迎
来，道：“是卫先生么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侍者就道：“雷小姐已订下了
位置，在窗前，希望你满意。”

我没有表示甚么异议，又点了点头，在侍者
的口中，我至少知道，打那个神秘电话给我的人
姓雷，自然，那可能完全是假托的一个姓氏。

就这样，我在那个位置上坐下来，而且，一
坐就达半小时之久。

我皱眉，将视线从马路上收回来，那位雷小
姐，怎么还不出现呢？我刚想扬手叫唤侍者，忽
然看到一个侍者拿着电话，向我走来，他来到了
我的桌前，将电话放下，道：“先生，你的电
话。”

他插好了电线插头，走了开去，我有点迟疑
地拿起电话来。

当我拿起电话来的时候，我心中在想，那一
定又是那位神秘的雷小姐打来的电话了。可是，
我才将电话听筒凑到耳际，就听到了一个很粗暴
的男人声音，喝道：“你是卫斯理？”

我略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是。”

那男人接着发出了一阵听来令人极不舒服，
而且显然是不怀好意的笑声来，道：“约会取消

了，你走吧！”

我忙道：“约我在此相会的好像不是阁下！”

可是没有用，我的话才一出口，对方已不准备和我继续讲下去了，我又听到了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声，然后，便是“拍”地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

我慢慢放下电话，皱着眉，这究竟是甚么把戏？我是被人捉弄了！

但如果这是一种捉弄，捉弄我的人，又能得到甚么呢？我又会受到甚么损失呢？

当我在想到我可能被捉弄时，我的心中，多少有点恼怒，但继而想到我决不会损失甚么时，我又为之泰然自若。我招来侍者，点了菜，准备独自享受一个丰富的晚餐，不再等那位雷小姐了。

一小时后，精美的食物，使我仅有的一点不愉快，也化为乌有，我付了账，站了起来，就在这时，侍者又拿着电话来了。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又是我的电话？”

侍者有礼貌地微笑着，我只好又坐下来，这一次，我一拿起电话来，却又听到了那女人的声音。

那女人的声音听来像是很焦急，她甚至一面

讲话，一面在喘着气，她道：“是卫先生？你还在，谢天谢地，请你一定要继续等我！”

我回答道：“小姐，如果这是一种捉弄，我看应该结束了！”

那女人的声音更焦急了，她忙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请你一定要等我，我就到了！”

我忙道：“那么你——”

可是我只讲了三字，那女人又挂断了电话，这样无头无脑的电话，从下午的那个算起，已经是第三个了。我在心中告诉自己：如果你再会等下去的话，那么，你就是大傻瓜了！

可是，我虽然那样告诉自己，事实上，我还是又等了十分钟，好奇心是会使很多人做傻瓜的，我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自然不能例外。

在这多等待的十分钟，的确证明我已做了傻瓜，因为并没有任何人向我走来。

于是，我离开座位，走向门口。

我还未曾来到门口，透过饭店的玻璃门，我看到玻璃门外，装饰华丽的走廊上，有一个女人，正急急地向前奔过来。

我一看到那女人，立时站定了脚步，这女人奔得那么急，她是不是就是约我在此相会的那一

位女人呢？

一切事情，实在发生得太快了，以致我根本没有机会去进一步地证实我的猜想，那女人是奔得如此急，以致她来到了门前的时候，竟忘记了将门推开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撞在玻璃门上！那令我陡地一呆，而那女人在撞到了玻璃门之后，身子向后，略退了一退，这时，那“砰”地一声响，引得所有的人，都转头向门外看去，那女人的双手按在玻璃上，双眼睁得老大，望着饭店内，而她的脸色，变得比纸还白，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发觉事情有点不对头了，我连忙向前奔去。

但是，我才奔出了一步，就看那女人的身子，晃了一晃，跌倒在地上。

我连忙站定身子，指着一个侍者道：“快，快打电话召救护车！”

那侍者急忙转身，去拨电话，我继续奔向门口，当我推开玻璃门的时候，有一个中年男子，也奔了出来，他的身上，还挂着餐巾。

那男人和我先后到了门外，他问道：“你是一位医生么？”

我道：“不是。”

那男人道：“我是，快将她扶到沙发上去！”

我来到了那女人的身边，俯身握住了那女人的手臂，将她拖到了沙发上，那位医生伸手按住了她的手腕，皱着眉，又翻了她的眼皮来看了一看，然后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死了！”

这时，很多人从饭店出来，围在门口，七嘴八舌地讲着，那女人倒在沙发上，不必是一个医生，也可以知道她已经死了！

在她死之前，我可以说是最接近她的一个人，但是那并没有多大的用处，因为我和她之间，隔着一道玻璃门，我根本未能和她作任何的交谈。

而她在一碰撞到玻璃门之后，几乎是立时倒地的，死亡来得如此突然，这女人是不是就是曾和我订下约会的雷小姐，只怕也永远不能证实了。我当时只是在想：如果她就是要和我见面，说是有十分重要的事告诉我的人，那么，她的死，是自然的意外，还是人为的意外呢？

我抬起头来，望着那位医生，道：“照你看来，她的死因是甚么？”

那医生道：“不能肯定。”

我还想再问，电梯打开，救伤人员已经来了，看热闹的人后退了一些，一个警官走向前来，随着救伤人员来的医生，向那女人略一检

查，便道：“她死了，应该派黑箱车来才是。”

他招着手，一个救伤人员将一幅白布，盖上了女人，警官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是谁将她扶到沙发上来的？”

那医生和我同时道：“我们！”

那警官道：“请你们合作，将当时的情形，详细地说一说。”

那医生显然是一个很肯负责的人，他道：“那女人撞在玻璃门上，我坐在离门不远处，我看到她倒下去，我和这位先生一起奔出门外，等我们合力将她搬到沙发上时，她已经死了！”

警官皱着眉，道：“你随意搬动遭到意外的人？”

那医生道：“我是一位医生，当时，我以为她只是昏了过去，我自然要尽快救她！”那警官点了点头，又问了我几句话，不多久，那女人就被抬走了。

我和那位医生，被请到了警局，将我们的话，作了正式的记录。

这时，我实在想知道那个死了的女人是甚么人，警方人员显然已经检查过她的遗物了，但是我却没有机会向他们询问。

我和那医生是同时离开警局的，当我们来到

警局大门口时，一个警官忽然奔了过来，叫道：

“卫先生，请你等一等！！”

我和那医生一起站定，警官奔到了我们面前，指着我，道：“只是他一个人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不明白那警官这样说是甚么意思，那警官又向我道：“你留下！”他对那医生道：“你没有事，可以离去了！”

那医生显然也不明白这位警官的意思，他为我辩护着，道：“警官，我们是同时在门内发现死者的。”

警官点着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们有了一点新的发现，需要他作一个解释。”

那医生听得警官这样讲，自然不再说甚么，和我握手，就离去了，而我，则跟着那警官，又到了一间办公室之中。

在那间办公室中，已有好几个警官在，其中包括率领警方人员首先到达饭店的那位警官。我才一走进来，就觉得气氛很不寻常，我好象是一个待审的犯人。

但是至少在表面上，那几个警官，对我还是很客气的，那警官道：“卫先生，请坐。”

我坐了下来，道：“有了甚么新的发现，为甚么要我留下来？”几个警官互望了一眼，仍由

那警官说话，他道：“卫先生，关于那个死者，你一直未曾向警方说过，你是认识死者的。”

我不禁感到好笑，我立时道：“我根本不认识她！”

那警官打开了桌上放着的一本小小的记事簿，那记事簿有着草绿色的皮封面，看来十分精致，他望着打开了的记事簿，道：“这里有一个电话号码，你听听，是谁的电话？”

当他那样讲的时候，我惊愕地挺了挺身子，我已经意识到会有甚么事发生了！

果然，那警官接着，读出了一个电话号码来，那是我的电话号码。我皱着眉，道：“这电话是我的。”

那警官合拢了记事簿，放在手心上，轻轻地拍着，道：“我们在死者的身上，找到这本记事簿，这是死者身上唯一的東西，而在这本记事簿中，唯一的记载，就是一个电话号码，而经过我们向电话公司查询，这个电话的拥有者是卫斯理。”

我不禁有点愤怒，因为那警官的话，强烈地在暗示着我和死者之间，有着某种关系！所以我冷笑着，道：“你不必向我长篇大论解释，我从来不否认这个电话是我的。”

那警官瞪着我，道：“可是，你却说你认识死者！”

我沉声说：“是的，我不认识她。”

那警官笑了笑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你认为你的电话号码，成为一个陌生人记事簿中，唯一记载着的东西，不是太奇怪一点了么？”

我觉得，我如果一味否认下去，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，我只有将事情的经过，详细地讲出来，那个突然死亡的女人，身边的记事簿中，既然有着我的电话号码，那么，我肯定她就是打电话给我，要和我约晤的人，大约也不会有甚么错误了。

所以我在略想了一想之后，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女人可能和我通过电话。”

那警官现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来，向另一个作了一个手势，那人立时摊开了记事簿，那警官道：“请你详细将经过情形说一说。”

我点着头，就将经过的情形，详细说了一遍，根本事实就是如此，所以我说的时侯，也泰然自若，我将如何接到了神秘电话，依时到了饭店，等了许久，又收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，等等经过，都讲了一遍。

房间中的几个警官，都用心听着，等我讲

完，他们互相望着，都现出不相信的神色来，那向我发问的警官笑道：“卫先生，这听来象是一篇传奇的小说。”

我愤然道：“你有权以为那是一篇传奇小说，但是我已向警方提供了事实。”

那警官略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根据你的叙述，你未曾知道死者要向你说不出的重大的事是甚么？”

我道：“根本没有和她交谈的机会，我看到她匆匆奔来，心中刚想，这个女人可能就是打电话给我的那个，她已经撞在玻璃门口，接着她就倒下地，而当我和那位医生一起赶出去时，她已经死了！”

那警官望着我，道：“你曾经扶起过她的身子，将她拖到沙发上？”

“是的，你在怀疑甚么？”

那警官道：“你别见怪，卫先生，我在怀疑，你是不是会趁机在她的身上，取走了甚么东西。”

我心中的怒意更甚，立时道：“警官先生，若是我在她的身上取走了甚么，你以为我会承认么？”

那警官自然也看出了我的恼怒，他的涵养功